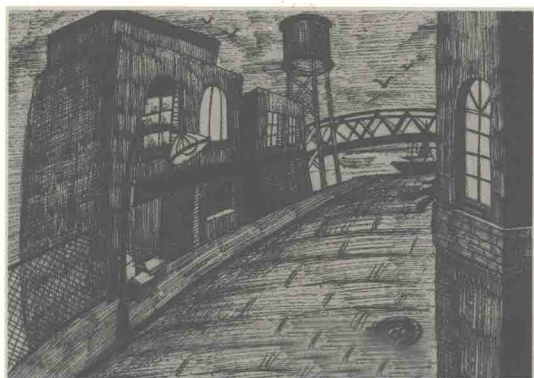


午夜文库典藏本·第二辑

R O S E A N N A

罗丝安娜

(瑞典) 马伊·舍瓦尔 & 佩尔·瓦勒 著 廖晓泰 译



Maj Sjöwall & Per Wahlöö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罗丝安娜

Roseanna

(瑞典) 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
廖晓泰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丝安娜 / (瑞典) 舍瓦尔 (Maj,S.), (瑞典) 瓦勒 (Per,W.) 著; 廖晓泰译. —2版.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6

ISBN 978-7-5133-0157-2

I. ①罗… II. ①舍… ②瓦… ③廖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瑞典—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82088号

Roseanna

Copyright © Maj Sjowall & Per Wahloo 1965

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Norstedts Forlag, Stockholm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2005 Yuan-Liou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*本书由远流集团授权出版, 限在大陆地区发行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1-2006-6782



罗丝安娜

(瑞典) 马伊·舍瓦尔 佩尔·瓦勒 著; 廖晓泰 译

责任编辑: 施 铮

统筹编辑: 王 欢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wesign 未设计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125

字 数: 119千字

版 次: 2007年2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二版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157-2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1

七月八号午后三点，他们发现了尸体。从外观看来尸体相当完整，不可能在水里泡过很长的时间。

虽然这次的发现实属偶然，但能够这么快发现尸体，对警方的调查工作实在助益匪浅。

在伯伦运河的水闸下游，有一道阻挡东风长驱直入的防波堤。那年春天运河开通之后，这条河道就出现泥土淤积的现象，不单单是通行困难，船上的螺旋桨还老从河床中卷出一团团厚厚的泥。任谁都明白这运河不疏浚是不行了。其实早在五月份，运河公司就想向土木工程理事会征用一艘挖泥船，但每个官员都视这份申请书为烫手山芋，最后甚至推到瑞典国家海运部请示裁决。结果海运部认为这是土木工程理事会的工作，应由他们负责解决，但土木工程理事会却发现所有的挖泥船都归海运部管，绝望之余只好求助于北雪平市的港口管理委员会。不幸的是，这申请书又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活动部，当然，它最

后还是回到了土木工程理事会手上。这会儿终于有人肯拿起电话，拨给一位对挖泥船了若指掌的工程师，他表示在现有的五台挖泥船中，只有一台能通过水闸。这艘名为小猪号的挖泥船，当时正停泊在格拉瓦内市的渔港里。七月五号早上，小猪号终于抵达伯伦运河，停泊时还有一群附近的小孩及一名越南游客在旁观看。

一小时后，一名运河公司的代表上船共商流程，一谈就是整个下午。隔天是星期六，大伙儿各自回家度周末，船只就原封不动地停在防波堤旁。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一名工头——就是奉命开船来的船长，一位挖掘师傅以及一名船员。后面两位都是歌德堡人，一起从穆塔拉搭夜班火车来的；船长则住在纳卡，他的老婆还开车来跟他碰面呢。星期一早上七点，他们三人再次回到船上，一小时后开始挖泥工作。等到十一点船底的货舱装满了泥巴后，挖泥船就驶向湖心卸泥。在回程途中，他们巧遇一艘向西行驶的白色小汽船抵达水闸，只好停船等待。船上的外国游客都聚在栏杆旁，兴奋地向挖泥船上的员工挥手问好。那艘游船进水闸后缓慢地上升，向穆塔拉与韦特恩湖移动。约午餐时间，汽船的信号旗才消失在最高的水门之后。等到一点半，他们终于能再度开工。

事情发生时，四周的情况是这样的：天气晴朗温和，暖风阵阵吹拂，夏日云朵也随之缓缓飘移；有些人聚集在防波堤上，有些则待在运河边。大部分人都在享受日光，有的在钓鱼，另有两三个人注视着挖泥的工事——此刻，挖泥机的桶子正满装着河底的烂泥钻出水面，挖掘师傅坐在船舱中，操纵着他再熟悉不过的机械；船长坐在厨房里享用咖啡，船员则用胳膊肘撑着栏杆，站在甲板上无聊地对水面吐口水。挖泥的桶子渐渐往上移。

当桶子破水而出时，防波堤上有个人忽然向船的方向跑来，他挥

动着手臂，并大声喊叫，于是船员侧着头想听清楚些。

“有人在桶子里面！停！桶子里面有人！”

被弄糊涂的船员先是看着那个人，而后再回头瞪着已在货船上方溢出污水的桶子。他也看到了——一条白色、赤裸的手臂在桶子外面晃动！

接下来的十分钟漫长而混乱，有人站在码头上一遍又一遍地喊着：“什么都别做！不要碰任何东西！等警察来说……”

挖掘师傅出来看了一眼后，就立刻回到杠杆后他安稳的座位上，启动起重机将桶盖打开，船长和船员则上前拖出尸体。

是个女人。他们将她用防水布包起来，面朝上平放在防波堤上。受惊的人群马上跑过来围观，其中有些是不该在那儿的小孩子，然而竟没有人想到该叫他们走开。这时，只有一件事是大家都不会忘的，那就是这女人的凄惨模样。

一个船员自作主张地在她身上泼了三桶水——后来警方的调查陷入胶着时，有人就批评他当时的处置不当。

女尸全身赤裸，身上没有任何饰物，肤色显示出她常穿比基尼做日光浴，臀部颇宽，大腿粗壮，阴毛浓黑。她的胸部不大，有些松弛，乳头大而黑；从腰到臀部，有一道红而明显的刮痕，身上其他部位则相当光滑，没有任何斑点或瘢痕。她的手脚十分小巧，没有涂指甲油，脸部则因泡水而肿胀，无法辨识出她原本的容貌。她的眉毛浓重，有张大嘴，中等长度的黑发柔顺地贴在头上，脖子上有一缕发丝缠绕。

2

穆塔拉在韦特恩湖的北端，是瑞典东约特兰省的中型城市，人口约两万七千。当地的最高警政官员是警察局长，他同时身兼检察官。在他之下有一名警察总长，统领保安警察及刑事警察。警察总长之下则包括一位行政级别划为第九等的首席侦查员，六位警员与一位女警。当中有一位警员精于摄影，若需要人手验尸时，他们通常求助于城里的医师。

发现尸体一小时之后，这些人都已聚集在伯伦运河的防波堤上离灯塔几码远的地方。由于尸体周围人群拥挤，船上的人根本无从得知现场的情况，所以尽管船头已背向防波堤准备离开，船员仍在甲板上努力张望着。

在警用拒马后面观望的人群很快增加了十倍之多。拒马的另一头停放着几辆车，其中四辆是警车，一辆是纯白的救护车，后门上还漆着红十字。一旁有两个人身穿白色连身装，靠在围栏上抽烟。他们可

能是灯塔外的人群中唯一对命案不感兴趣的人。

医生在防波堤上收拾工具，一边和身材瘦高、一头灰发的警察总长拉尔森聊天。

“现在我还无法看出什么端倪。”医生说。

“一定得把她留在这儿吗？”拉尔森问。

“这得由你决定。”医生回答。

“这里应该不是犯罪的第一现场。”

“好吧。”医生同意了，说，“那他们拉她去太平间时，麻烦你押车。我会先用电话联络好一切。”

他收拾好东西后先行离去。

拉尔森转过身说：

“阿尔贝里，你会先封锁现场吗？”

“当然会，他妈的。”

警察局长站在灯塔旁一声不吭。他通常不会一开始便介入调查，但在回程途中他说：

“随时和我保持联系。”

拉尔森点点头。

“你会让阿尔贝里一起办这案子吗？”局长又加一句。

“他是个优秀的人才。”拉尔森终于开腔了。

“当然了。”

谈话就此结束。停车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办公室。之后，局长拨电话给在林雪平的长官，后者只说了一句：

“我等你的消息。”

另一方面拉尔森和阿尔贝里做了一番简短的讨论：

“我们必须先查出她到底是谁。”

“是的。”阿尔贝里说。

随后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，打电话给消防队征用两个蛙人。然后，他打开一份港口抢劫案的报告，这是桩即将结案的案件。他站起来走向值班警察问：

“有没有人口失踪的案件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也没有人登报找人吗？”

“没有符合相关特征的。”

阿尔贝里走回办公室等着。

十五分钟后电话响了。

“我们必须申请验尸。”是医生打来的。

“她是被勒死的吗？”

“我猜是。”

“被强暴过吗？”

“应该是的。”医生停顿了一下，说，“而且凶手相当细心。”

阿尔贝里边咬着食指的指甲边想，他的休假从这星期五开始，他老婆还为此兴奋不已呢。

医生误解了他的沉默。

“你很惊讶吗？”

“不。”阿尔贝里说。

挂上电话后，他走进拉尔森的办公室。接着，他们一起去找局长。

十分钟后，局长向长官要求法医的解剖许可，长官立刻和法医学会联络。验尸过程由一位七十岁的教授主持，他从斯德哥摩搭夜车赶来，不过看来精神奕奕，神采飞扬。整个验尸过程长达八小时，他几

乎未曾休息。教授写了份初步报告，其总结如下：

致命原因是残暴的性攻击后加以勒毙。有严重的内出血。

至此，阿尔贝里桌上堆满的调查报告都可以同样用一句话做总结：
在伯伦运河的水闸下游发现一具女尸。

在当地以及附近区域都没有人口失踪的记录，至少没有和死者特征相符的。

3

清晨五点十五分，雨天。马丁·贝克花了比平常更久的时间刷牙，才将嘴里的残垢清洗干净。

他扣上衣领，系好领带，无精打采地审视了一下镜中的自己，然后他耸了耸肩，走进走廊。穿过客厅时，他瞥了一眼昨夜熬到很晚做成的模型船丹麦号，才走入厨房。

他的脚步又快又轻，既是因为习惯，也是怕吵醒睡梦中的孩子。

他在餐桌旁坐下。

“报纸送来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六点是是不可能的。”他老婆回答说。

此时窗外天色已亮，但乌云密布。厨房里的光线灰暗而阴沉，不过他老婆并没有开灯，还说这是节约能源。

马丁·贝克欲言又止，因为说了免不了又是一场纷争，这可不是吵架的好时机。他用手指轻敲桌面，看着空茶杯上的蓝玫瑰花纹。杯

缘处有个小缺口，往下延伸成一条棕色的裂缝。这茶杯和他们的婚姻年头相当，已经超过十年了。她很少打破东西，即使打破了也一定可以修好，奇怪的是孩子竟也都如此。

这种习惯也会遗传吗？他不知道。

她从电炉上取下咖啡壶，将他的茶杯注满。马丁·贝克停止了敲打桌面的动作。

“你不吃个三明治吗？”她问道。

他小心地喝了一口咖啡，放松地靠坐在桌子边。

“你真的该吃点东西。”她坚持说。

“你知道我早上根本吃不下。”

“无论如何，你最好吃一点，”她说，“总要为你的胃着想。”

他用手摩擦脸颊，感觉到被刮胡刀遗漏的胡楂，接着又喝了一口咖啡。

“我可以帮你弄几片烤面包。”她建议。

五分钟后他把茶杯放回碟子上，无声地将它移开，然后抬头看着他老婆。

她在睡衣外披了一件毛茸茸的红浴袍，坐在桌边，将胳膊肘置于桌面，两只手托住下巴。她有一头淡黄色的秀发，光滑的肌肤，一双圆而微突的眼睛。通常她会将眉毛描得深一些，但夏天时它们显得很苍白，就像现在，几乎和她的发色一样淡。她比马丁·贝克大几岁，所以即使近年来她胖了不少，但颈间的皮肤还是有了下垂的迹象。

十二年前女儿出生，她放弃了建筑事务所的工作，自此，她再也没有出外工作的念头。儿子入学后，马丁·贝克曾建议她找份兼职，但她认为那种工作薪水一定很微薄，还不如当个家庭主妇，快乐又自在。

哦，是呀，马丁·贝克边想边起身，将蓝色的凳子轻轻放回桌下，然后站到窗边，看着窗外的蒙蒙细雨。

停车场和绿地下面，就是空旷平坦的公路；地铁站后山坡上的公寓，多数都还暗着；低沉灰暗的天空下有几只海鸥在盘旋。除此之外，窗外了无生趣。

“你要上哪儿去？”她说。

“穆塔拉。”

“会去很久吗？”

“天知道。”

“为了那具女尸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你认为到底会去多久？”

“我知道的又不比你多，就报纸写的那些。”

“你非得搭这班火车吗？”

“其他人昨天就出发了，我可不能落单。”

“他们会跟平常一样开车送你去办案吧？”

马丁·贝克不耐烦地深吸一口气，瞪着外面。雨渐渐停了。

“你住哪儿呢？”

“城市饭店。”

“谁和你一块儿？”

“科尔贝里和梅兰德，他们昨天出发的。”

“开车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马丁·贝克听到后面传来她洗那个蓝玫瑰花纹杯的声音。

“这星期我要付电费，宝宝也要付骑车的费用。”

“你那儿没钱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不想从银行里提钱。”

“我可不知道。”

他从内层口袋里拿出皮夹，打开来看一看，拿出一张五十克朗的纸币，看了一眼，却又放回皮夹，再把皮夹塞回口袋。

“我讨厌取钱，”她说，“从银行提钱会让我们的节约计划泡汤。”

他又把那张钞票拿出来折好，转身放在餐桌上。

“你的行李收拾好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多照顾你的喉咙，现在正是发病的季节，特别是晚上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你要带着那把可怕的手枪吗？”

是的，不是；也许会，也许不——这有什么差别吗？马丁·贝克兀自想着。

“你在笑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没事。”

他走进客厅，把壁橱上锁着的抽屉打开，拿出那把手枪，放进他的皮箱，再把抽屉锁好。

那是一把普通的沃尔特点七六式手枪，备有瑞典的使用执照。其实大半时间用不着，而且马丁·贝克的准头很差。

他回到走廊穿上风衣，再把深色帽子夹在腋下。

“你不向洛夫和宝宝道别吗？”

“叫一个十二岁的女孩‘宝宝’是很荒唐的。”

“我觉得好听嘛。”

“吵着他们不好，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件事。”他戴上帽子，“我走了，

我会打电话回来的。”

“再见，注意身体。”

他在月台上等地铁时想，他一点儿也不讨厌出差办案，只是他的模型船丹麦号才完成一半。

马丁·贝克并不是凶杀组的组长，也没有那个野心，有时候他很怀疑自己能否当得上，尽管除非他死了或是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这个职位已非他莫属。他是警政署的首席侦查员，也在凶杀组工作了八年，许多人认为他是国内最能干的警探。

他已经当了半辈子警察。二十一岁时他开始在雅各警局任职，六年后调到斯德哥尔摩，在不同巡区担任巡警。之后他被保送到国立警察学院，在那里他的成绩优异，毕业后被任命为侦查员。那时他二十八岁。就在那年他父亲过世了，于是他搬离市中心租赁处，住回城南的老家，以便照顾母亲。也是在那年夏天他邂逅了他现在的老婆。她和朋友在一个岛上租屋居住，而他恰好驾独木舟经过。他们陷入了热恋。那年秋天，他们想要个孩子，于是在市政府公证结婚，并且搬回她城里的小公寓定居。

女儿出生一年后，那个他深深爱过而且快乐又活泼的姑娘，几乎变了个人，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慢慢变成单调的公式。

马丁·贝克坐在车里向外看，窗外下着雨，景色一片迷蒙。他想着自己乏善可陈的婚姻，当他警觉到这不过是在自艾自怜时，便赶紧从风衣口袋中掏出报纸，试着专注于社论版。

他看来很疲倦，黝黑的皮肤在灰色灯光下显得泛黄。他有着瘦长的脸、宽大的前额和坚毅的下颌。短而直的鼻子下方，是两片薄而宽长的嘴唇，嘴角两端相距很远，微笑时你可以看到他那健康洁白的牙齿。他的黑发尚未转灰，由平齐的发线向后直梳，柔和的蓝眸清澈

冷静。他身材瘦削但不特别高，从背后看相当平凡，也许有女人认为他帅，但多数人会觉得他很普通；他的穿着简单朴实，不过似乎比一般人更为拘谨。

封闭的车厢里令人窒息，他和以往一样感到浑身不舒服。到中央车站时，他第一个提着皮箱等在门边。

他讨厌搭地铁，但是开车上街根本动弹不得，住在位于市中心的公寓又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所以目前他别无选择。

往哥德堡的车晚上七点半才开。马丁·贝克翻查着报纸，找不到任何有关这则谋杀案的消息。最后他翻回文艺版，想读一篇灵魂学家鲁道夫·斯丹的文章，然而没几分钟竟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，刚好到了中转站哈尔斯贝里。他口中又泛起那股铅味，尽管他喝了三杯水，那味道还在。

到达穆塔拉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，雨早就停了。因为是头一次来这儿，所以他到车站报亭买了一份报纸和一包烟，顺便问了一下到城市饭店的路怎么走。

旅馆就在离车站几条街的大广场边。走这一小段路程让他清醒了不少。上楼进房间后，他洗了个手，打开行李，喝了一瓶服务员给的矿泉水，然后站在窗边，凝视着外面的广场好一会儿。广场中央有尊雕像，他猜可能是巴尔察·冯·普兰腾。之后他离开房间，前往当地警察局。因为警察局就在街对面，他甚至没带风衣就出门了。

告诉了值班警员他的身份后，他很快被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门前。门上贴着名牌，上面写着：阿尔贝里。

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，矮胖、头顶微秃。他正在喝罐装咖啡，夹克披在椅背上。烟灰缸的一角有根点着的烟，缸内已经满是烟蒂。

马丁·贝克习惯从门边轻声溜进室内，这习惯让许多人不舒服。

有人甚至形容，马丁·贝克能在溜进室内的同时迅速关上房门，而让人以为他还在外面敲门呢。

坐着的那个人显然吓了一跳，他将咖啡罐推向一旁然后站起来。

“我叫阿尔贝里。”他说，脸上有种期待的神情。

这表情马丁·贝克见过，也知道为什么。阿尔贝里是偏远地区的警察，在办案中陷入胶着状态；而他，可是斯德哥尔摩来的专家。接下来的接触，将对彼此的合作很重要。

“请问大名？”马丁·贝克问。

“我叫贡纳尔。”

“科尔贝里和梅兰德在忙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大概在查一些我疏忽的事吧。”

“他们曾露出‘嗯，没问题了’的表情吗？”

阿尔贝里搔了搔稀薄的黄头发，然后苦笑着倒回座位上说：

“大概快了吧。”

马丁·贝克在他对面坐下，取出一包烟放在桌边。

“你看起来很累。”马丁·贝克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我的假期简直是在地狱中度过的。”

阿尔贝里一口喝光咖啡，将罐子压扁，丢进垃圾桶。

这人的桌上真是乱得惊人，马丁·贝克想，而他自己的桌面一向干净整齐。

“那么，”他问，“到底有何进展？”

“根本没有。”阿尔贝里回答，“一个多星期以来，我们知道的只有医生报告的那些。”他习惯性地做了口头的例行报告。“是强奸后勒毙致死。犯人毫无人性，可能有不正常的性癖好。”

马丁·贝克微笑，阿尔贝里不解地盯着他。